

刘汉雄◎著

# 祁连山

# 遗孀

## 下部

任文锦听了说：“你说得对。这是你我的责任。”说完两人细细地看起画来。蒲珠毕竟年轻，眼睛好使，她惊叫道：“文锦你看，这下面的大漠里有字，密密麻麻地写着很多很多呢。”任文锦忙戴上花镜细瞅，果然那些沙波、乱石、枯河、残道，原来都是字迹。任文锦从上面细瞅下来，是众位尼姑的原籍，姓名，任文锦长出一口气说：“敬佩，敬佩，陈道兄啊，你真是一位细心人。”蒲珠问任文锦：“这些尼姑还活着吗？”任文锦说：“大部分都在，和李兰、钟娟都是一起的。命运会把人捏弄得面目全非。过来，我俩从头上——一行一行地往下看……”

刘汉雄◎著

祁连山

# 遗事

下部

## 目 次

- 001 / 第一章 借药款任文秀回庄  
忆往事任文锦收房
- 012 / 第二章 任富生借宿获宝藏  
冉颜海多嘴丧黄泉
- 021 / 第三章 老张家败落迁红山  
赵龙官拿水定神泉
- 030 / 第四章 甜水面馆迎合百姓  
肃州客栈改换旧貌
- 040 / 第五章 在旅店杨超识蒲珠  
看大戏土匪扰梨园
- 050 / 第六章 胎记斑青菊点贼首  
夹山子杨超怜死人
- 060 / 第七章 办喜宴曲贵生蛆心  
唱堂戏文锦认干瑛
- 071 / 第八章 画庄图青江谋取水  
追金币白俄酿命案
- 081 / 第九章 牛警官了结杀人案  
甄飞落测准祸事端
- 090 / 第十章 三光洋李兰救花花  
几回头青河遇狐仙
- 100 / 第十一章 明月为庶儿拿主意  
客人顺话茬谈病因
- 111 / 第十二章 等半天用术治心病  
索丽红无意成新娘
- 121 / 第十三章 挑事端伊强犯枪案  
祭先人坡地杀牛羊
- 130 / 第十四章 天香阁宴请孙处长  
霓裳衣厚赠任文锦
- 139 / 第十五章 祭先祖祠堂大摆宴  
理大义明月通戎行
- 149 / 第十六章 刹辍学秧歌扭学校  
议家产兄弟细商议
- 154 / 第十七章 大出行姐弟去当兵  
扶犁头庄户种粮难
- 170 / 第十八章 错进房车姨露情丝  
疏大礼明月容双对
- 190 / 第十九章 百子观李兰遇排长  
任家庄文锦葬先生
- 214 / 第二十章 运筹胜聘为主治医  
三老人泪看孩儿照

-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230 / | 第二十一章 | 夜探查李寡妇消冤<br>明了事郑召庭补情 | 334 / | 第三十一章 | 几世缘子恭救俄女<br>千条计俄女拴子恭 |
| 245 / | 第二十二章 | 知音信董环难上难<br>得胖孙文秀喜加喜 | 344 / | 第三十二章 | 搬新居张明翰宴客<br>过中秋任家人赏月 |
| 254 / | 第二十三章 | 瞅别人蒲珠想子嗣<br>顺形势文锦办医院 | 354 / | 第三十三章 | 天香阁大漠说石油<br>任家庄牛娃话观山 |
| 262 / | 第二十四章 | 观山口牛娃做贼头<br>报喜讯抗日得胜利 | 364 / | 第三十四章 | 多情语蒲珠勇抒怀<br>西域信董环喜流泪 |
| 272 / | 第二十五章 | 普天同庆抗战胜利<br>军营献艺一片赤心 | 382 / | 第三十五章 | 过佳节冬梅巧安排<br>断祖宴三老各抖威 |
| 282 / | 第二十六章 | 议家事耀忠露直言<br>说节俭有财赞作仁 | 389 / | 第三十六章 | 寒山缺粮天明来借<br>乐事盈门蒲珠有喜 |
| 293 / | 第二十七章 | 车姨子母女双生娃<br>白草房众兄赏古画 | 401 / | 第三十七章 | 任家庄子首放电影<br>赵家新屋诉说家丑 |
| 303 / | 第二十八章 | 吃酒肉张明翰违规<br>登兰舟朱夫人落水 | 411 / | 第三十八章 | 马莲滩初识尤香媛<br>任家庄新换女账房 |
| 313 / | 第二十九章 | 山高高子恭救俄娘<br>水深深蒲姐联双姻 | 419 / | 第三十九章 | 红日出董环乐相逢<br>大扩建文锦喜庆贺 |
| 323 / | 第三十章  | 弃子媳闺女养送终<br>购粮油总管赴宴请 | 429 / | 第四十章  | 喜滋滋杨超当经理<br>悲切切先生交大账 |

- 440 / 第四十一章 栓银圈泥儿迎声笑  
斥义弟人父始知丑
- 450 / 第四十二章 解家丑明月拿高招  
遭报复天明成新鬼
- 460 / 第四十三章 急立功王成仁舍身  
脱尘缘任文秀回家
- 471 / 第四十四章 寻前事车姨查老账  
过满月四婴聚南局
- 481 / 第四十五章 任青江首买发电机  
尤香媛笑聚四合院
- 497 / 第四十六章 余香院班子恭装电  
春尽头六学子观艳
- 508 / 第四十七章 上观山金锁接彘毛  
下大雪文锦吃雀肉
- 518 / 第四十八章 生恋情两医穷打架  
观同行花街涌醋缸
- 527 / 第四十九章 调换岗蒲柳互搬家  
劫人质班娜受大惊
- 537 / 第五十章 贪小利院长受大损  
惠乡学校方颂文锦
- 546 / 第五十一章 过大年杨毛毛离山  
成双对郭冬梅化怨
- 554 / 第五十二章 张牛娃下山拜大年  
朱发生喝酒论匪嫌
- 562 / 第五十三章 观山口酿兵匪事件  
祠堂内燃冲天火焰
- 572 / 第五十四章 文殊山麓朝佛圈丁  
任家庄里族人争金
- 582 / 第五十五章 起地官绍爷命西沉  
得金钥文锦言伤心
- 593 / 第五十六章 临刑前才知娘过错  
后园中晕倒作画人
- 603 / 第五十七章 闲无事朱家宴宾客  
扭秧歌文锦送钱粮
- 614 / 第五十八章 购枪支敢冒大风险  
搬玉门又来后继人
- 620 / 第五十九章 多情妇夜说调情话  
无病人突成有病身
- 629 / 第六十章 朱发生抓人文锦放  
任青江猝死高英随

- 637 / 第六十一章 天苍苍青山回俄国  
地茫茫发生宴学友
- 652 / 第六十二章 静悄悄伊强回肃州  
鬼祟祟团总进观口
- 658 / 第六十三章 杨成基离肃去重庆  
任文锦赴宴醉回庄
- 668 / 第六十四章 慰问员工两女斗心  
拜年串门文锦应诺
- 680 / 第六十五章 巧装扮押药回山西  
换人手坐镇去商场
- 689 / 第六十六章 说假话掩了真办事  
真生气送了妇人命
- 699 / 第六十七章 登仙山清远赠古书  
话永别明月沉西界
- 709 / 第六十八章 杜春燕避嫌站柜台  
庞团长认领修车人
- 718 / 第六十九章 黄河沿杨超爆弹车  
杨家坟蒲珠泣忠魂
- 726 / 第七十章 庄内驻兵文锦无恙  
巡查维序甫仁身亡
- 735 / 第七十一章 庆解放子恭返肃州  
上文殊李兰会众姐
- 744 / 第七十二章 添喜讯王应选回家  
报悲音任文锦沮丧
- 753 / 第七十三章 惊天地宣告国庆日  
泣鬼神改换庄门牌
- 761 / 第七十四章 玉门矿初听新名词  
李兰母来信催女归
- 770 / 第七十五章 任门挂匾光荣人家  
冬梅乐扮热心红娘
- 784 / 第七十六章 敬老母李兰回老家  
解粮困龙江去张掖
- 795 / 第七十七章 因尴尬夫妻施小计  
想故土玉亮认老乡
- 804 / 第七十八章 消疑虑龙江送挽幛  
为团圆子恭回原籍
- 814 / 第七十九章 李梁燕羞辱张兴贵  
罗金秀一心认蒲珠
- 823 / 第八十章 年三十朱姨浪文锦  
大年初二冬梅话姨亲
- 832 / 第八十一章 看亲朋伤心哭祖莹  
观收藏快乐话天年

### 第三十九章 红日出董环乐相逢 大扩建文锦喜庆贺

蒲珠继续说：“那个男人又进了旅店，告假去了，我就先过来给大老爷说上一声儿。”

任文锦问：“你也没问问他，姓什么？”

蒲珠笑了一声说：“急急忙忙的，我怎么没问人家姓什么呢？”

任文锦说：“也不要紧，你去引他来四合院，我回去先给董环说一声。我再给青山也打个电话，让他也来四合院。”

说完话，任文锦走了，蒲珠原到了旅店门口等着那人，好一会儿，那人才走了出来，手里提着个不大的包儿，蒲珠小声问：“我引你去吗？”

那人点了下头，蒲珠在前，那人在后，径直向四合院走去，两人进了官井巷，那人问道：“我记得任大老爷就住在官井巷里。”

蒲珠说：“就住在官井巷，我正去他家里呢。”说着话，已到四合院门口。

闫妈立在门口小声对蒲珠说：“大老爷说了，你直接把他引到董环屋里去吧。”

蒲珠一听就明白了，她把那人让到了董环门前，对那人说：“这屋就是董环姑娘的住房，你进去吧。”

蒲珠掀开了门帘，那人进去了，蒲珠回进到西房屋里。

任文锦给青山打了电话，青山即刻就来。

任文锦放下电话，张明月、张玉亮都坐在了炕上，张明月对任文锦说：“你也有点荒唐，来个陌生人，一手指头指到董环屋里。那人是不是姓刘，是不是就是董环的未婚朋友？”又对蒲珠说：“蒲丫头，你去听个墙头风去，别惊动董环她们。”

蒲珠嗯了一声儿，就走出房门，又轻轻地走到了那房的窗子跟前，头歪到窗前提着，只听到说话声、哭声，好像两人都在哭，后又是董环在说话，断断续续的……蒲珠进屋后对任文锦、张明月、张玉亮如此说了，任文锦笑道：“看来确实是董环



的未婚夫。”

张明月说：“只要是就好。”

这时，青山和婕芙娜来了。一进屋，青山就问：“刘书范在哪里？”

张玉亮忙说：“你爹叫直接去了董环屋里，你小声点，他们两个正哭着说话儿呢。”青山听了点点头，忙又对任文锦说：“爹，董环最先来肃州，我们谁也不认识，还是龙三爷引见给我们的，现时，最好给龙三爷打个电话，让他也来这里。刘书范也许认识龙三爷。”

任文锦觉得有理，马上给龙三爷打了电话，龙三爷说：“稍等就到。”

这时，天已经黑下来了，屋内都点着了灯，龙三爷也到了。正要问董环，见董环和那人掀帘进来了，青山一看正是刘书范，刘书范也看见了任青山，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。

刘书范说：“我去新疆时间不长，就被盛世财下狱，在狱里蹲了三年多，苦不堪言。董环来肃州，多亏龙三爷引荐到任大老爷处，任大老爷认了干女儿，像亲生一样对待她。我这里替董环，也替我自己，向龙三爷、董环的干爹、干娘及所有待承了董环的爷爷、奶奶、哥哥、嫂嫂、弟弟、妹妹，我磕谢了。”说着就跪了下来。董环见刘书范这样，也忙走到刘书范一边，挨着跪下磕起头来。忙得张明月、张玉亮都下了炕，龙三爷、任文锦、任青山去拉刘书范，张明月、张玉亮、蒲珠、婕芙娜去拉董环。这时的刘书范和董环已哭成个泪人儿了。大家劝慰了几句，刘书范和董环才擦干了泪。

龙三爷问刘书范：“你们从新疆下来，要去哪里？”

刘书范说：“我们是国民党的眼中钉，其他地方是待不下去的，只有回延安去。”

龙三爷又问：“董环呢？”

刘书范说：“她是来找我的，必然要和我同去延安，只是怕我们的头儿不容许。因为我们出疆时，由国民党大员张治中保护着我们呢，怕意外生事，路上不准接待别人，更不容许车上加带人。”

董环听了，又哭了起来，哽咽着说：“今天见了面，我再不想和你分离。”

龙三爷笑道：“董环别哭，我会给你想办法的，不光让你同车去，让钟娟也和你同去吧。”大家听后都有点惊异，刘书范更是吃惊不小。这时，冬梅、青海、辛妹进来了，一看这屋内的情形，就晓得了八九分。青海经青山介绍，和刘书范握了手，寒暄了两句。辛妹这时说道：“董姐姐要是有事，我去骗上他们几句，散了场子算了。”



董环说：“不能这样，我去给听众唱上一段，说清楚我要暂回老家去，今晚的听众就不收票钱了。辛妹你先去安顿，我后面马上就到。”

辛妹去了，张明月说：“董环姑娘，说不上明天你就要走的，今晚不去唱了吧。”

董环笑着说：“干妈，这是最后一场。”说完，就去了她屋里，梳洗了一下，就去了戏场。

龙三爷对刘书范说：“你能引我去见一下你们的头儿？”

刘书范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可以，怕是不准了也难看。”

龙三爷说：“世上的事，哪有一说就准的，不准了也不要紧，我会另想办法的。”他叫一声蒲珠，说：“请蒲珠也去一趟，给我们找个单独房间，我和他们的头儿好说话儿。”

龙三爷说完就起身，刘书范跟大家道别，就随龙三爷、蒲珠走了。

屋里刚安静了一会儿，张明月哭了起来，任文锦有点烦恼地说：“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啊，董环明天横竖是要走的。虽说是个干女儿，也在我们家待了两年多，凭着唱大鼓，挣了好多钱，也没白吃咱们家的饭，商量着怎么欢送，你哭上几鼻子，就能把你的舍不得病哭掉？”

张明月听了，哭着说：“我并不是舍不得她走，她走，我也高兴，她有了归宿，只是我想着这一别，怕是再见不着面了。”

张玉亮听着这话，也跟着哭起来，任文锦缓了缓神儿说：“真的别哭了，从现在到明早，就这么点时间，穿的、戴的，还有路上吃的，都怎么料理，你们心里该有个数啊。”

张明月、张玉亮住了哭，叫了一声闫妈，闫妈进屋来问道：“大奶奶有什么事？”

张明月问：“我让冯裁缝做的那几套衣服，还有内衣等，你都给我找出来吧。”闫妈应了一声去了。

这当儿，青松、李兰还有青梅及一大群娃娃都进屋来了，青松看了一眼张明月、张玉亮等，觉得不对劲，青松问：“爹妈，你们都咋着了。”

任文锦、张明月、张玉亮都没有吭声儿，郭冬梅说道：“明早董环可能要走，大家都思谋着以后可能再见不上面了。”

李兰忙问：“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任文锦这才如实地说了，李兰说：“在一起时也不觉得怎么样，一听要走时，心里就难受起来。”



话还没有落音,青江、高英进来了,正要说工地上的事情,任文锦摆了一下手说:“工地上的事情先别说。”就又把董环要走的事给青江、高英说了,高英说:“哟,董环妹妹怎么要走呢,走得还这么急,我的心里像是少了个啥。”

这时,几个孩子逗着玩起来,任文锦对青梅说:“你领着他们去别的屋里吧。”青梅领着孩子们出了门。

闫妈提着两个大包袱进来了,她把包袱放在了炕上,张明月边解包袱边说:“我知道董环姑娘总有一天要走的,就给做了几套平常穿的衣服,她来了让试试。”

郭冬梅、高英、李兰过来翻看着,任文锦坐在那里却有点焦急:“龙三爷去怎么说下了,哎……”忽然听见了叩响的门环声,任文锦说:“闫妈快去开门,看是谁来了,是不是龙三爷来了。”

闫妈应着声去开了门,来的却是杨超,杨超对任文锦说:“大老爷,龙三爷说明天董环走的事已说成了,他们后边就到,龙三爷让我去趟关帝庙,把钟娟也叫过来。”

任文锦听着有点高兴,问杨超:“你是跑来的,还是骑自行车来的?”

杨超说:“是骑自行车来的。”

任文锦说:“那你叫钟娟时,路过把成基、青菊也叫上,让他们也来这里。”杨超应声儿就出门走了。一会儿工夫,龙三爷、刘书范来了,刘书范显然不像刚才那个样子,已高兴地眉开眼笑了。

刚说了几句话,董环和辛妹也回来了,高英转脸对董环关切地说:“董环妹妹,这是大妈给你做的衣服,你过来试试。”

董环忙走了过来。她拿起衣服看了看,含着眼泪说道:“我在路上走着,还想着做这样的衣服,谁知干妈竟给我操上心了,我的戏衣多,这种衣服最适合我平时和路途穿了。”

这时,任文锦说:“龙三爷,今晚上我们让厨房做几个菜,欢迎刘先生的到来,也欢送董环和钟娟两人离去,我们好好喝几杯酒。”又对冬梅说:“你给闫妈交代一声。”

冬梅去了,张明月、张玉亮、高英、李兰、婕芙娜拥着董环去了她的屋里,这当儿杨成基、任青菊、钟娟、杨超等也来了。龙三爷对钟娟说:“明天,你和董环同回延安去。”

钟娟猛然听到这话,还以为自己没有听对,又啊了一声,龙三爷又重复了一遍,她一下高兴地跳了起来,高兴之余,又想起了往事,不由得哭了,忙问:“李兰

去了哪里？”

任文锦说：“她们都在董环屋里。”

青菊就拉着钟娟出门，进到董环的屋里。董环屋里，张明月、张玉亮等看着董环试衣服，青菊、钟娟进来后，问了大家好。张明月望着钟娟说：“我只想到了董环要离去，谁能想到钟娟也要离开，可没有给钟娟做下衣服。”

钟娟说：“大妈，这种式样的衣服我都有，我知道大妈的心思，你为董环妹妹做衣服，做的是紧身短装，是上路穿的衣服。”

董环笑着说：“我的衣服也多，大多是长袍大褂的戏装和旗袍，我走时就不带这些旗袍什么的，干妈给我做的紧身短装就够穿了。”

这当儿，李兰把钟娟拉到自己房里交代说：“娟妹你到了延安，肯定会见着我们一起闯杀过河西的首长和战友们。同时，请你给上级领导反映一下遗散河西的战友的情况。”

钟娟听着，哭道：“李兰姐，这件事你不说我也知道。我会给你写信的。”

冬梅过来说：“请到上房屋里吃饭。”

李兰应了声儿。上房屋里，摆了两桌酒宴，郭冬梅去了饭馆，叫伙计提来了几个大菜，还热气腾腾的。任文锦和龙三爷、刘书范和董环挨着坐下了，钟娟坐在了张明月、张玉亮的中间，杨成基、青山、青江、青海、青松、杨超等几个人坐了一桌。婕芙娜、青菊、高英、冬梅、李兰、蒲珠、辛妹坐了桌，青梅把几个孩子都哄睡下了，也来坐了桌。任文锦看了一眼，起身举着杯子说：“今晚为我干女儿和刘先生的重逢，也为钟娟同赴延安，我们大家都干一杯酒。”

忙得张明月走到蒲珠、李兰跟前小声说：“你俩可别喝酒。”

李兰小声附耳对张明月说：“大妈，我俩都倒着开水。”张明月点点头走过去了。

干了杯后，任文锦说：“大家吃菜。”吃了几筷子菜，龙三爷又敬着每人吃了一杯酒，刘书范、董环起身给大家敬了酒，钟娟也起身给任文锦、龙三爷、张明月、张玉亮等敬了酒，又和大家同饮了一杯，但吃菜饮酒的兴趣怎么也提不起来。

任文锦也知道大家的心思，和龙三爷说了几句悄悄话，任文锦就说：“我看是这样吧，大家都想和董环、钟娟多说几句话，我满足大家的心思，就这样散场子。谁想说话就说一阵，但不能说到明早，让走的人也得好好休息。明早上，我们一起送着上车。”任文锦说话的口气是很沉闷的，董环、钟娟哭起来了，这两个人一哭，惹得女人们都掉起眼泪来，刘书范也流起泪来。

龙三爷说：“我回家去休息。”





钟娟说：“我和李兰姐住一晚上。”

刘书范说：“我回旅店。”他对董环交代了几句话，就和杨超、蒲珠回了旅店，杨成基、青菊、青山和婕芙娜都又说了一阵话，先后回了自己的家。董环拉着张明月、张玉亮去了她的房间。

任文锦问郭冬梅说：“你这里有多少现钞？”

冬梅回说：“四五千元，做什么用？”

任文锦说：“我想给董环、钟娟每人给上一千元。”冬梅听了只是笑。

任文锦望着冬梅有点奇怪，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冬梅笑着说：“爹，你给董环、钟娟给钱，怕是她们不要，我在外头常听人说，共产党人不爱钱，爱钱的不算真共产党。董环、钟娟算不算共产党人，我不敢肯定，但要去延安，我想差不厘儿吧。你给她们钱，人家不但不要，她们可能反要给你钱的。”

任文锦听了有点惊异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冬梅笑着说：“我听人讲，人家共产党有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说不定，青梅家的王应选姐夫，还有你的两个儿子、两个女儿都是共产党人呢。”

在一旁的青海说：“你别瞎吵吵，这些话可不能在外人处说。”

冬梅抢白道：“就你知道，我们家有这样的人，谁还敢露个风儿，最近，我听人讲，社会上正在清查这些人呢。”

任文锦听后笑了一下，心里想：冬梅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？就及对郭冬梅说：“你拿出两千块钱，我给是给，她们不要是不要。”说完，任文锦上炕歪在那里，冬梅和青海回了他们的房间。

那边屋里，董环对辛妹说：“我和你在一起两年多了，就像亲姐妹一样，我走后，你就另谋个职业，你是一位很聪明的姑娘，不论干什么，都会有前途的。以后，我们是会见面的。”

董环抹下了手上的金戒指，戴在了辛妹的手指上，又拿出了一百块钱说：“这一百块钱，权当你一个月的工资。”

辛妹流着泪说：“我的工资一个月只有二十块，太多了。”

董环说：“你拿着吧。”又对辛妹说：“我走后，还有几件衣裙，你收拾着自己穿去。”说着，董环也流了泪。

辛妹望着董环要对张明月、张玉亮说什么，就说：“董姐姐如果再没什么交代，我回房里休息。”董环点了下头，辛妹就出门回了自己的房间。

董环对张明月、张玉亮说：“干爹、两位干娘，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再生父母，我永世不忘。你们虽是富家，却都有怜悯之心。我来肃州后，蒙干爹、干妈的恩惠，开了个不大的戏馆，当地群众也抬举我，凭着任大老爷的名声，我安然无恙，宣传了抗日救国的思想，呼喊出了劳苦大众的心声，确也使我挣了不少钱，除一部分捐了抗战外，还剩余一部分，我想把这剩余的一部分钱孝敬给干爹、干娘。我知道你们不缺这点钱，但这是我的心意，你们一定要收下。”

说着话，董环打开了一个皮箱，拿出了两对玉石镯子说：“这是大干娘、二干娘的，现在我就给你俩带上。”她先抓起张明月的手，给戴上了，后又抓起张玉亮的手也给戴上了。随后，又拿出两千元钱和十个戒指，董环说：“这两千元钱，一千五百元留给干爹，请他买个纪念物戴在身上，剩下的五百元给龙三爷的夫人杜春燕。十个钻戒，是罗金秀、婕芙娜、高英、郭冬梅、李兰、索丽红、青菊、青梅、蒲珠、柳花每人一个，权作纪念吧。特别是蒲珠，她处处关心我，话说得不多，为我服务得不少，请两位干娘特别替我问好。还有闫妈，我迟早回来，都有热饭吃，我给她撕了两块布，买下了一双鞋，请两位干娘也问她好，这些东西，等我走了后，分散给她们。”

张明月、张玉亮听了说：“董姑娘，这怎么能行，你用力气和才华挣的钱，却留给我们，这叫我们怎能过意得去，别的了我们收下，这钱你带着去花用。”

董环说：“如果两位干娘这样说，我就要哭了，三年来我住着你们的房子，吃着你们的饭，穿着你们做给我的衣服，夏天怕我热着，冬天怕我冷着，照顾我还比亲生的都周到，留这么点钱，说实在话，连房钱都不够呢，请两位干娘再不能说不收的话了。还有，明天走时，叫姐妹不要送我什么东西，哪怕是一针一线，如果有苹果装几筐来，一个车上放上一两筐。”

张明月、张玉亮听着董环的话哭了，董环也哭了，她把钱、戒指包了一个包递给了张明月，把自己穿的衣服装进了皮箱，一切都收拾好了后，对张明月、张玉亮说：“两位干娘也该休息一会儿了，已经后半夜了。”

这时，张明月、张玉亮也想起让董环休息，就说：“董姑娘你抓紧睡上一会儿，明天坐车也有精神。”说完，两人就出得门来，董环望着她俩进了西屋，才回进自己的屋里。

任文锦还拥着被子趟在炕上，听着张明月、张玉亮来了，忙坐起身子说：“你们两个也不自觉，早点回来叫董姑娘早睡一会儿，一直把话说到现在。”

张明月说：“确实，我们两个应该早点出来才对。”

张玉亮说：“董环话没有说完，我们早出来好意思嘛。”



任文锦问：“说了些什么？”

张明月就把董环说过的话全说了，又将钱和钻戒也亮了出来，两人手腕上的玉镯也让看了……

任文锦叹了口气儿，说：“少睡一会儿吧，天快亮了。”这时候，董环屋里、李兰屋里的灯还在亮着。

任文锦、张明月、张玉亮刚睡了不大一会儿，就都醒了过来，天也麻麻亮了，闫妈已在厨房里叮叮当地做开早餐了。张明月梳洗毕，出门一看董环、李兰屋里的灯亮着，张明月走到董环门前，董环开门出来说：“干娘起得早。”

张明月看董环穿的就是她叫缝的那套学生装的衣服，看上去俊极了，问董环说：“你一夜没睡吧？”

董环说：“我睡了一会儿。”

这时，李兰和钟娟也从她房里出来，钟娟把张明月拉进李兰的房里说：“大妈，我谢谢大爷、大妈、二妈对我的保护和厚爱。”说着她流出了泪，又说：“去了后，我一定打听青柏、青涛、青竹、青蓉的情况，给你们来信。”说着话，钟娟哭出了声，又给张明月磕了头。

张明月忙搀扶了起来说：“别哭了，大清早的，眼睛哭肿了不好看。”又说：“你和董环去了，只要你们都好着，也不枉我当初照顾你们的一片心，就是你都三十的人了，还没有选个相好的，去了后，选个相好的了寄个照片来，让我看看。”

钟娟擦干了泪，微微笑了一下说：“大妈，我会的。”

这阵闫妈走来叩了下门，张明月开了门，闫妈说：“早点好了，请到上房屋里用餐。”

吃早餐时，张明月给董环、钟娟两个夹着菜，让她俩多吃点，两人都噙着泪吃了早点。杨成基、青菊、婕芙娜都早早地过来了，钟娟忙着去了一趟关帝庙，和龙三爷、杜春燕及两个孩子一起赶来了。任文锦问起拿苹果的事，青江和冬梅说：“旅店里有，前几天青泉拉来了一车。”

说着，大家就要走，正好，金锁赶车从乡里来了，张明月说：“让董环姑娘和钟娟坐上车走。”

董环说：“大家都走着去，我们就一起走着去吧。”

任文锦说：“走着去也好，把手里提的东西都放在车上。”说着话大家就走开了。

到了旅店，那三辆蓬子大车已停在当院，刘书范忙走过来帮着董环拿东西，当看见一盒琴时，问董环：“这琴也要拿吗？”

董环笑着说：“这是我的命根子，你不要犯愁，拿着它有你高兴的时候。”刘书范笑了一下。

任文锦看见了蒲珠，问蒲珠说：“苹果放在什么地方，拿来给每个车上装上两筐。”

蒲珠给杨超交代了几句。任文锦对刘书范说：“董环说给车上带点苹果，每个车上装上两筐，带着路上吃吧。”

这时，杨超已扛来了六筐苹果，每个车里放上了两筐。

这时，东方的红日升起来了，汽车慢慢地开动了，大家都一一告别。

任文锦、张明月、张玉亮等若有所失地回到了家里，李兰过来说：“钟娟昨夜哭一阵说一阵，她留下了一千元钱，权做一点心意。”

李兰拿出一千元钱放在了桌上，张明月看着钱哭了起来，张玉亮也跟着哭开了，任文锦说：“你俩别哭了，你们一哭，我昨天酸到今天的眼睛倒胀蓬蓬的，也想哭。说起来也好，都去了更安全的地方，人家都是年轻人，不可能和我们常在一处，过几年肯定会见上的。”张明月、张玉亮收了泪，不哭了，任文锦却用手抹了自己的眼泪。

到了晚上，张明月亲自把青菊、婕芙娜等喊过来说：“董环昨天晚上放下了十个戒指，除你们七个外，还有罗金秀、索丽红、柳花，送给你们留作纪念……”说着把戒指给姑娘、媳妇们戴在了手上，又打发冬梅把两块布和一双鞋给了闫妈。又对李兰和青松说：“你们两人得空儿转着去把五百元钱给杜春燕。”

李兰说：“钟娟给龙三爷的夫人也留了五百元，正好合着拿上送去。”

张明月听了，起身出门来，小声对李兰说：“去送时，谁给的多少要说明，是给谁的也要说明。给别人的不要说，虽是熟人、常客，也免得生事，包括钟娟临走时，给你的东西，也不要给其他嫂嫂妹妹们说了，避免生出事儿来。”

李兰忙说：“大妈，你的话我明白了。”笑着和青松领着花花去关帝庙了。

张明月进到屋里问任文锦：“董环走了，辛妹闲着呢，叫干什么活儿去？”

任文锦说：“先赶到药堂里去，跟着柴进先转抹儿，等医院竣工了，也让学着干护士的活儿去，多留意西药及西医技术。”

张明月又问：“那小戏园子怎么办，先锁几天呢，还是租卖给别人家？”

任文锦说：“先锁几天吧，听听青江、高英他们要做什么派场。”

张明月说：“也好，都慢上几天。”这天晚上，都感觉有点累，早早地休息了。

半个月后，扩建的医院和新修建的汽车修理厂房全竣工了，任文锦、普利敦耶夫、班子恭、青江、高英、青海、冬梅及两个代工的头儿，来回折腾了好几回。普



利敦耶夫挑毛病最多,气得两个代工头儿直骂老毛子贼,普利敦耶夫也不在意,你骂你的,我挑我的,从砌的墙、盖的顶、安的门窗到粉刷找了三十多处不合格的毛病。

普利敦耶夫说:“你如果能补修掉,我不扣你们的工钱;如果补修不好,我必扣工钱。”

那代工干活的两个头儿,赶快打发人修补,最后剩了四处,确实无法再修补了,普利敦耶夫说:“那只好扣这四处的工钱了。”

那两个管工的头儿也没话说,两个地方验收完后,除扣了的外,付清了工钱。任文锦问普利敦耶夫说:“这两处地方,应该举办剪彩仪式,大锣大鼓,铿铿锵锵地红火一下。”

普利敦耶夫说:“你们中国人的剪彩、红火就是放放炮,扭个秧歌,把上司及名流人物请来大酒大肉地吃一顿。我看与其让这些人吃,不如搞个宣传车,把医院、汽车修理厂在城内城外宣传上几天,这比吃一顿大席的效果好。如果你任大老爷要一一破费,你掏钱我捧场。”

任文锦笑着说:“院长先生,我何尝爱花那些冤枉钱,不过就这么个习俗。”

普利敦耶夫没等任文锦说完,就说道:“任大老爷,不套那个俗,你还怕他们有了病不来医院,汽车坏了不去修,只要你如数上交税金,谁管那其他的屁事。”

任文锦、青江、冬梅、高英、青海、班子恭都笑了。任文锦说:“照你院长先生的话办,放放炮,搞个宣传车宣传几天。”

过了两天,一切都准备顺当了,医院和汽车修理厂都开门了,任文锦多了个心眼,把叶秋红的社火、狮子叫进城来,在两处闹了半天。宣传车又在四大街及附近乡下跑了三天,这风风火火地一嚷一闹,有多年患病的老人去医院看病了、住院了。原来只有十二个病床,这次扩建为六十个病床,一下子住了五十多个病人。又找了十个姑娘当了护士,其中有任家本族的五个,最低的文化程度也是完小毕业生。



## 第四十章 喜滋滋杨超当经理 悲切切先生交大账

任文锦叫辛妹当上了医院的收款员，普利敦耶夫争着说：“财务应有两家来管理，你放出纳，我得放个会计。”

任文锦说：“会计的位子留着呢，你放会计我没有意见。”

普利敦耶夫想了想说：“可以、可以，各收百分之五十的利润，医院名称不变，还为仁寿中西医院。”

过了十多天，普利敦耶夫领来了一个俄罗斯青年，名叫卡查西的当上了会计。医院的总负责人还是郭冬梅，普利敦耶夫心里有点不自在，但又拿不出什么高招来。

汽车修理厂那边，班子恭当上了副经理，全盘负责技术修理，任文锦想塞进去一个掌实权的人。想到了自己的几个儿子，一方面不合适，另一方面怕班子恭起疑心，最后觉得只有杨超合适了。他只担心杨超太老实点儿，但心眼实，也是杨超的最大优点。趁着杨超刚把骆驼队的事处理完，就给杨超先交了个底儿。又当着班子恭的面说：“班师傅，让杨超也给你当个徒弟，学学技术，同时任个副经理，属于你名下，杨超主要管人，你看这次再招收几个学徒？”

班子恭听着内心里高兴，蒲珠对他好，与他周全了很多事，又不好报答，一听叫杨超给他当学徒，他当然再高兴不过了。就笑道：“先招上十个吧，再请个看大门的人，安全也是主要的。”又说：“任青云、罗金刚，两个人还算行，脑子挺聪明的，已能捉起活来，单独也能干，有难题了，我去指点一下。他们两人一人带两个，其余的六个我指点着干活，还有娜塔莎肚子渐渐大了，安顿个收账的人，提早把账务交代清楚。”

任文锦说：“也行，就按班师傅说得办，具体管账的人，我打听下了再说。”班子恭点点头，任文锦出了汽车修理间。

任文锦回到屋里，和张明月说起这些事儿来，张明月说：“原来我给高英说

